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回 吳繼之正言規好友 苟觀察致敬送嘉賓

卻說我追問繼之：「那一個候補道，他的夫人受了這場大辱，還有甚麼得意？」繼之道：「得意呢！不到十來天工夫，他便接連著奉了兩個札子，委了籌防局的提調以及山貨局的會辦了。去年還同他開上一個保舉。他本來只是個鹽運司銜，這一個保舉，他就得了個二品頂戴了。你說不是得意了嗎？」我聽了此話，不覺呆了一呆道：「那麼說，那一位總督大帥，竟是被那一位夫人……」我說到此處，以下還沒有說出來，繼之便搶著說道：「那個且不必說，我也不知道。不過他這位夫人被辱的事，已經傳遍了南京，我不妨說給你聽聽。至於內中曖昧情節，誰曾親眼見來，何必去尋根問底！不是我說句老話，你年紀輕輕的，出來處世，這些曖昧話，總不宜上嘴。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報應的話，說甚麼談人閨閣，要下拔舌地獄，不過談著這些事，叫人家聽了，要說你輕薄。兄弟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我聽了繼之一番議論，自悔失言，不覺漲紅了臉。歇了一會，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見扮了官做賊的一節事，告訴了繼之。繼之歎了一口氣，歇了一歇道：「這事也真難說，說來也話長。我本待不說，不過略略告訴你一點兒，你好知道世情險詐，往後交結個朋友，也好留一點神。你道那個人是扮了官做賊的麼？他還是的的確確的一位候補縣太爺呢，還是個老班子。不然，早就補了缺了，只為近來又開了個鄭工捐，捐了大八成知縣的人，到省多了，壓了班。再是明年要開恩科，榜下即用的，不免也要添幾個。所以他要望補缺，只好叫他再等幾年的了。不然呢，差事總還可以求得一個，誰知他去年辦鎮江木釐，因為勒捐鬧事，被木商聯名來省告了一告，藩臺很是怪他，馬上撤了差，記大過三次，停委兩年。所以他官不能做，就去做賊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不覺大驚道：「我聽見說還把他送上岸來辦呢，但不知怎麼辦他？」繼之搖搖頭道：「有甚麼辦法！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，船就開行去了。所有偷來的贓物，在船上時已被各人分認了。他到了巡防局，那局裡委員終是他的朋友，見了他也覺難辦。他卻裝做了滿肚子委屈，又帶著點怒氣，只說他的底下人一時貪小，不合偷了人家一根煙筒，叫人家看見了，趕到房館裡來討去；船上買辦又仗著洋人勢力，硬來翻箱倒篋的搜了一遍，此時還不知有失落東西沒有。那委員聽見他這麼說，也就順水推船，薄薄地責了他的底下人幾下就算了。你們初出來處世的，結交個朋友，你想要小心不要？他還不止做賊呢，在外頭做賭棍、做騙子、做拐子，無所不為，結交了好些江湖上的無賴，外面仗著官勢，無法無天的事，不知幹了多少的了。」

我聽了繼之一席話，暗暗想道：「據他說起來，這兩個道臺、一個知縣的行徑，官場中竟是男盜女娼的了，但繼之現在也在仕路中，這句話我不便直說出來，只好心裡暗暗好笑。雖然，內中未必盡是如此。你看繼之，他見我窮途失路，便留我在此居住，十分熱誠，這不是古誼可風的麼？並且他方才勸戒我一番話，就是自家父兄，也不過如此，真是令人可感。」一面想著，又談了好些處世的話，他就有事出門去了。

過了一天，繼之上衙門回來，一見了我的面，就氣忿忿的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」我看他面色改常，突然說出這麼一句話，連一些頭路也摸不著，呆了臉對著他。只見他又率然問道：「你來了多少天了？」我說道：「我到了十多天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你到過令伯公館幾次了？」我說：「這個可不大記得了，大約總有七八次。」繼之又道：「你住在甚麼客棧，對公館裡的人說過麼？」我說：「也說過的；並且住在第幾號房，也交代明白。」繼之道：「公館裡的人，始終對你怎麼說？」我說：「始終都說出差去了，沒有回來。」繼之道：「沒有別的話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繼之氣的直挺挺的坐在交椅上。半天，又歎了好幾口氣說道：「你到的那幾天，不錯，是他差去了，但不過到六合縣去會審一件案，前後三天就回來了。在十天以前，他又求了藩臺給他一個到通州勘荒的差使，當天奉了札子，當天就稟辭去了。你道奇怪不奇怪？」我聽了此話，也不覺呆了，半天沒有話說。繼之又道：「不是我說句以疏間親的話，令伯這種行徑，不定是有意迴避你的了。」

此時我也無言可答，只坐在那裡出神！

繼之又道：「雖是這麼說，你也不必著急。我今天見了藩臺，他說此地大關的差使，前任委員已經滿了期了，打算要叫我接辦，大約一兩天就可以下札子。我那裡左右要請朋友，你就可以揀一個合式的事情，代我辦辦。我們是同窗至好，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。至於你令伯的話，只好慢慢再說，好在他終久是要回來的，總不能一輩子不見面。」我說道：「家伯到通州去的話，可是大哥打聽來的，還是別人傳說的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是在藩署號房打聽來的，千真萬真，斷不是謠言。你且坐坐，我還要出去拜一個客呢。」說著，出門去了。

我想起繼之的話，十分疑心，伯父同我骨肉至親，哪裡有這等事！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館裡去打聽打聽，或者已經回來，也未可知。想罷了，出了門，一直到我伯父公館裡去。到門房裡打聽，那個底下人說是：「老爺還沒有回來。前天有信來，說是公事難辦得很，恐怕還有幾天耽擱。」我有心問他說道：「老爺還是到六合去，還是到通州去的呢？」那底下人臉上紅了一紅，頓住了口，一會兒方才說道：「是到通州去的。」我說：「到底是幾時動身的呢？」他說道：「就是少爺來的那天動身的。」我說：「一直沒有回來過麼？」他說：「沒有。」我問了一番話，滿腹狐疑的回到吳公館裡去。

繼之已經回來了，見了我便問：「到那裡去過？」我只得直說一遍。繼之歎道：「你再去也無用。這回他去勘荒，是可久可暫的，你且安心住下，等過一兩個月再說。我問你一句話：你到這裡來，寄過家信沒有？」我說：「到了上海時，曾寄過一封；到了這裡，卻未曾寄過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就是你的錯了，怎麼十多天工夫，不寄一封信回去！可知尊堂伯母在那裡盼望呢。」我說：「這個我也知道。因為要想見了家伯，取了錢莊上的利錢，一齊寄去，不料等到今日，仍舊等不著。」繼之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你只管一面寫信，我借五十兩銀子，給你寄回去。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來的，也不必提到未見著令伯，只糊裡糊塗的說先寄回五十兩銀子，隨後再寄罷了；不然，令堂伯母又多一層著急。」

我聽了這話，連忙道謝。繼之道：「這個用不著謝。你只管寫信，我這裡明日打發家人回去，接我家母來，就可以同你帶去。接辦大關的札子，已經發了下來，大約半個月內，我就要到差。我想屈你做一個書啟，因為別的事，你未曾辦過，你且將就些。我還在帳房一席上，掛上你一個名字。那帳房雖是藩臺薦的，然而你是我自家親信人，掛上了一個名字，他總得要分給你一點好處。還有你書啟名下應得的薪水，大約出息還不壞。這五十兩銀子，你慢慢的還我就是了。」當下我聽了此言，自是歡喜感激。便去寫好了一封家信，照著繼之交代的話，含糊糊糊寫了，並不提起一切。到了明日，繼之打發家人動身，就帶了去。此時，我心中安慰了好些，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甚麼主意，因寫了一封信，封好了口，帶在身上，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，交代他門房，叫他附在家信裡面寄去。叮囑再三，然後回來。

又過了七八天，繼之對我道：「我將近要到差了。這裡去大關很遠，天天來去是不便當的；要住在關上，這裡又沒有個人照應。書啟的事不多，你可仍舊住在我公館裡，帶著照應照應內外一切，三五天到關上去一次。如果有緊要事，我再打發人請你。好在書啟的事，不必一定到關上去辦的。或者有時我回來住幾天，你就到關上去代我照應，好不好呢？」我道：「這是大哥過信我、體貼我，我感激還說不盡，那裡還有不好的呢。」當下商量定了。

又過了幾天，繼之到差去了。我也跟到關上去看看，吃過了午飯，方才回來。從此之後，三五天往來一遍，倒也十分清閒。不過天天料理幾封往來書信。有些虛套應酬的信，我也不必告訴繼之，隨便同他發了回信，繼之倒也沒甚說話。從此我兩個人，更是相得。

一日早上，我要到關上去，出了門口，要到前面僱一匹馬。走過一家門口，聽見裡面一疊連聲叫送客，「呀」的一聲，開了大門。我不覺立定了腳，擡頭往門裡一看。只見有四五個家人打扮的，在那裡垂手站班。裡面走出一個客來，生得粗眉大目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長衫，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對襟馬褂；頭上戴著一頂二十年前的老式大帽，帽上裝著一顆硃頂子；腳上蹬著一

雙黑布面的雙梁快靴，大踏步走出來。後頭送出來的主人，卻是穿的棗紅寧綢箭衣，天青緞子外褂，褂上還綴著二品的錦雞補服，掛著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蠟朝珠；頭上戴著京式大帽，紅頂子花翎；腳下穿的是一雙最新式的內城京靴，直送那客到大門以外。那客人回頭點了點頭，便徜徉而去，也沒個轎子，也沒匹馬兒。再看那主人時，卻放下了馬蹄袖，拱起雙手，一直拱到眉毛上面，彎著腰，嘴裡不住的說：「請，請，請！」直到那客人走的轉了個彎看不見了，方才進去，「呀」的一聲，大門關了。我再留心看那門口時，卻掛著一個紅底黑字的牌兒，像是個店家招牌。再看看那牌上的字，卻寫的是「欽命二品頂戴，賞戴花翎，江蘇即補道，長白苟公館」二十個宋體字。不覺心中暗暗納罕。

走到前面，僱定了馬匹，騎到關上去，見過繼之。

這天沒有甚麼事，大家坐著閒談一會。開出午飯來，便有幾個同事都過來，同著吃飯。這吃飯中間，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見的一樁事體，便對繼之說道：「我今天看見了一位禮賢下士的大人先生，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絕少的了！」繼之還沒有開口，就有一位同事搶著問道：「怎麼樣的禮賢下士？快告訴我，等我也去見見他。」我就將方才所見的說了一遍。繼之對我看了一眼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總是這麼大驚小怪似的。」

繼之這一句話，說的倒把我悶住了。

正是：禮賢下士謙恭客，猶有旁觀指摘人。要知繼之為了甚事笑我，且待下回再記。